

租庭指南

卷上

C40
4514
(153)

C40-45-14

了翁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黃雲山
我德美塔院庫中永
為學者不取許崇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自序

自六佛出世。相傳說法度人。而不傳所說。迨釋
迦佛。於靈山會上。說四十九年法。卒云。未嘗說
一字。可見說原不說也。特以不立文字。教外別
傳。付囑摩訶迦葉。且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
于汝。汝當護持。并敕阿難。副二傳化。無令斷絕。
付偈付衣。從此而始。在天竺國。遞遞相傳。二十
八祖。幸達磨。怜念震旦。依佛授記。運光於彼。遂

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任天竺傳法。而躬泛重溟。且三周寒暑。始達南海。與梁武不契。復任少林。得遇神光。真正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者。究竟慧可安心。僧璨懺罪了無異轍。所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也。四祖遲遲以待。五祖再世受法。俱非偶然。至盧道人。樵採鬻薪之下。便曉諸佛妙理。非關文字。視學通內外之神秀。何啻三舍避之。而卒傳其道者。槽廠獍。

獠人也。南宗北宗。又從此始。嗣六祖者。南嶽青原。嶽出馬祖。祖出臨濟。濟爲仰雲門法眼。派雖有四。而臨濟爲正傳。原出石頭。頭出曹洞。一花五葉。又從此始。論佛法機緣。臨濟可謂闡發殆盡。亦不過稟承少室。覓箇不受人惑的人。興化薦得濟師于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而拈香有專主。風穴問答俱化。首山會處不在法華。汾陽化處不在停箸。皆無始來時面目全也。慈明徐整徹。

衣不負西河獅子。楊岐知是般事。白雲悟了遇人信哉。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也。浮山接引五祖。依白雲。何至公無我。我若是佛。果透頂透底。剪斷葛藤。虎丘想酢生液。聲振瞋睡。應菴通楊岐正脈。密菴喚法眼作沙盆。無準受破菴開示。不捉胡孫。高峯枕子聲中。峯竹篋子。此意拈向處。箇箇脫言詮。或覩松豁然。或燈花落處。或火燎眉毛。或水墮莖菜。或無露圭角。

俱謾他一點不得。至于樵採爲業。觸積薪而省。與六祖若出一轍。而一條白棒中。興臨濟宗風。密老人真千古一人焉。費隱禪師處今日更難矣。非不抱遠公虛懷。大愚汪度。而世之攘奪如故。非不景行海舟之自得師。存獎之認薦主。而世之奔競如故。至于尊祖敬宗。有稟承而無我。慢大奉至友。隆水木而敦同氣。乃世之澆漓。又如故。然而直心直行。至公無私。密老人稱之人。

亦能諒之。歷任名刹。新堂構以紹前徽。併後躅
聽之將來。昔孔子知我罪我。惟春秋。孟子謂功
不在禹下。余謂費師之功。不在孔孟下。是同是
別。總之昧卻佛乘。迷卻師承。故展轉支離。今急
編嫡傳一帙。細爲剖白。孰頭可斷。而法不可貶。
孰身可化。而道不可輕。孰虛已讓賢。孰師資道
契。孰心心相印。孰鉢鉢相承。臚列古方。爲俗耳
針砭。佛腸鼓吹。名曰指南。余敢曰。不藉衆長於

尊宿。亦豈敢曰。遂昭月旦於千秋。庶幾以一滴
獅子乳。迸散十斛驢乳。不無小補也。伏願開械
者。目擊道存。思人人本具。箇箇圓成。上追七佛
諸祖芳躅。何以獨隆于遼古。下考六祖暨三十
五世大宗師。何以龜美于百禩。可見僧佛非有
二。乘承不相襲。但力杜邪知邪見。返炤廻光。便
透脫分曉。所謂白雲迷卻舊行踪。臘月燒山火
正紅。再得慈風來扇發。冷水冰處煖烘烘。蓋開

眼見明合眼見暗不開不合堂堂顯露過去未
來不隔一線既將眼看又心看乃見重敲火裏
冰噫晴霄月曬梅花冷寒夜霜敲木葉疏我憑
此道勉知已漸使清風廓九垓

皆

壬辰秋季登高日徐昌治覲周父題大業堂中



祖庭嫡傳指南目錄

七佛

毘婆尸佛

尸棄佛

毘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毼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駄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尊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

東土祖師

達磨東來六世而有曹溪曹溪而後分爲兩支

其一南嶽諱讓出馬祖一出一出百丈海天王悟海出潯山祐黃檗運祐出仰山寂是潯仰宗運出臨濟玄是臨濟宗悟出龍潭信通傳至雲門便是雲門宗法眼益是法眼宗

其一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天皇悟悟絕遷
通傳至洞山价价傳雲居膺是曹洞宗

初祖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師

三祖僧粲大士

四祖道信大師

五祖弘忍大師

六祖慧能大師

一世南嶽讓禪師

二世馬祖一禪師

三世百丈海禪師

四世黃檗運禪師

五世臨濟玄禪師

開山
祖師

六世興化獎禪師

七世南院顥禪師

八世風穴沼禪師

九世首山念禪師

十世汾陽昭禪師

十一世石霜圓禪師

十二世楊岐會禪師

十三世白雲端禪師

十四世五祖演禪師

十五世園悟勤禪師

十六世虎丘隆禪師

十七世應菴華禪師

十八世密菴傑禪師

十九世破菴先禪師

二十世無準範禪師

二十二世雪巖欽禪師

二十二世高峯妙禪師

二十三世中峯本禪師

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

二十五世萬峯蔚禪師 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

二十七世東明昂禪師 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

二十九世寶峯瑄禪師 三十世天奇瑞禪師

三十一世絕學喚禪師 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

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 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

三十五世費隱容禪師

祖庭嫡傳指南卷上

武原居士徐昌治觀周 編述

七佛

毘婆尸佛

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

偈曰身從無相中受

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

皆空無所住

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

提居槃頭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

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鶩茶二名拔舍

尸棄佛

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

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

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

無實性。

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

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萬。神足二。一阿毘浮。一婆娑。

毘舍浮佛。

莊嚴劫。一千尊。

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

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

亦滅。

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

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

拘留孫佛。

賢劫。第一尊。

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

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

殊別。

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

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一毘樓。

拘那含牟尼佛。

賢劫。第二尊。

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

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

于生死。

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

烏鵲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

迦葉佛。

賢劫。第三尊。

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

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

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婆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

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闍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觀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

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

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

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指天。一手

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

獨尊。纔出胞胎。脫體彰。指天指地。爲人揚引。他無限癡男女。天上人間。沒覆藏雲門。

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年。

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

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牕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

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卽沐浴于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尋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仰。率衆作難。竊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

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穆王三年癸未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嘆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

從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列聖叢中作者知法

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僛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正當向未陞座前勘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

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比丘犯律行。故我不

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

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

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
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憐憫示阿難。幾人於此發深省。

世尊一口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

下座。如是陞座。如是白椎。如是說法。如是下座。如是如是。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
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
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眞佛。實在我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
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
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
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
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
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
提。巖中宴坐。卻見吾法身。畢竟那一个身。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

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世珠真珠從何分別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着梵志放下左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枝花佛又召仙

人放下着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卻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于言下悟無生忍既捨六根

六塵六識甚麼處是無可捨處是免生死處又喚甚麼作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

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

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且道普

眼在甚處。未免徧觀者。晒。噫。誰是徧觀者。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

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

曰。那一通。你問我。

五通。六通。百千萬億通。總不出那一通。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

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旣持鉢。須依過去七佛

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

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佛佛儀容要見。前瞿曇爲說老

婆禪。可憐慶喜。憒。憒。去。猶待人呼倒剎竿。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于然燈佛。然燈見

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

一梵剎。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

插曰。建梵剎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

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自忖曰。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个文殊。迦葉無對。迦葉果神通應把黃面老子先擯卻。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

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老姥不欲

見佛。風平浪靜。東西總皆是佛。水漲船高。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

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闍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闍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闍明出。闍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出得出不得且置作麼生是底定。摠之看破個中關。破了無一法異尋常。○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闍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絲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摠平等。日用自多疑。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

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佛不殺生。婦人分娩。日出東山。月沉西畔。○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微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

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門外入門且置。喚甚麼作門。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無邊身不自量。而量世尊無盡頂。未免多此一重疑案。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

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遍。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風鳴水響。無非樂法。法全彰本現成。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敕他方此土人間。

天上一切憐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教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魔王魔王。認那個作菩提心。設使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要發心也未許在。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

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于自心內。各各懷疑。于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于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

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何殺。

文殊爲他開事。長無明。帶累五百比丘。打失鼻孔。雖然。還識世尊落處麼。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于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

世尊滿口說。匿王滿耳聽。那裏是無說無聽處。試簡點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

汝當回心問道。于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置擔葛折兩頭脫。一

毫頭上現乾坤。○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慈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是見受否轉迷蹤。葛忽知非辨已躬。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關市颺條傳。冤頭定打着。○當時不

掀倒禪牀。致使後代見孫。謂有實法傳來。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以護持正法眼藏。并敕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于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

令朽壤。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教。恭順佛故。

盡說枯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辦宗風。若言心眼同時

証未免朦朧在夢中。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

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

黃面瞿曇在摩

竭提國。阿蘭若法善提場中。于一座內。破此一塵。演說如來廣大境界。妙音遐暢。無處不及。乃曰。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

世尊于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

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

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

千年常任一朝僧。觀他作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

欲入涅槃。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脇

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

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

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
競茶毘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于佛
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焚。請尊
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
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
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
月十五日。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臨行伸兩腳。踏卻斷骨坑。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娑羅門。父
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爲金師。值毘婆尸
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
爲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爲
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
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爲夫婦。梵語迦葉波。此
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

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卽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一華纔拈。千聖瞻落。遇無知漢。微笑而作。死柴頭火。今古輝爍。

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卽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比丘。佛已荼

毘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咸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如此多聞人。尙稍有涉畧。便祖父不足介意。平人藐若鴻毛。要到漏未盡田地。敢保未夢見在。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燈燈相續。如是受法。如是付法。若說有怎麼法。何啻千里。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剎帝利。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摠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

道日生。故名也。者一日間。迦葉曰。師兄世尊

傳金縷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

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刹竿着。金襴傳外別何傳。驀

召阿難似不堪。倒卻門前刹竿着。阿難依舊被他謾。

後阿闍世王白言。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

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踟躕而坐。阿闍

世王毘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

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

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恆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觀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于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卽變琬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

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地。迎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于我。我今將滅。復付于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地。迎于罽賓國。敷演大法云。尊者跏趺。虛空現十八變。分身四分。一奉忉利天。一奉娑竭羅龍宮。一奉毗舍離王。一奉阿闍世王。各造塔。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

龍受三歸。施其地以建梵宮。

青林懸記。瑞草知期。以毒破毒。

龍何能窺。施地建刹。反被印破。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毘多。以爲給侍。因問毘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毘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年。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

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大小宗師。詰作兩極。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吒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

尊者得法已。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入三昧。觀其所由。魔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軟

語酬之。魔引頸受。髮即變為臭屍蟲蛆。壞爛。魔盡其力。竟不能脫。乃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令皈依三寶。華鬘除。

尊者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后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答曰。夫

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
不生滅。卽是嘗道。諸佛亦嘗心無形相。其體
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遙達。宜俟佛法。
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
汝父夢金日而生。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
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
曰。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
心非本法。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
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
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邈多尊
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
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
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
此云通真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曰。巍巍七
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

毘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

奉持。

本法豈繇傳。繇傳本法傳。今傳傳本法。本法本誰傳。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

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卻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

無法。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旣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闐闐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

稱名氏。吾當示汝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

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嘗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閭。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

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

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
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
非有故若說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
示涅槃相難提卽於座起七寶塔以蓋全身
是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
有肉髻辨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
提伽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

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
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
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駄蜜多年
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
真吾弟子伏駄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
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
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
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

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默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

一語

便知歸不負
生來肉髻。

九祖伏默。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曰。

此子處胎六十歲。

正宗作十六

嘗有一仙謂此兒

骨相非嘗。今遇尊者。可捨令出家。祖卽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怠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真理本無名。應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僞。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卽敬王甲寅歲。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

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卽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祴盛舍利。隨處建塔。脇不至席。春梁鐵籌。踏翻金色地。覲破佛祖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遇

脇尊者遂授法。祖殺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
矣。後至波羅柰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
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
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
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旣不
識。焉知是乎。祖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
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
師平出。馬鳴卻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

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
者。昔爲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
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
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
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于波羅柰國。摧伏異
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
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寔義熾然。無錯無悞。說甚
麼感戀悲鳴。一與非二。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柰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旣受法于夜奢尊者。後于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

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

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剝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露出空中爪牙。羅伏大幻冤敵。藉得一番神通。魔佛到此皆息。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于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

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嘗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

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囑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巨蟒服依毒龍受戒。神通智力。則不無。非隱非顯法。未夢見在。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遽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

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

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

當場現月輪。性義廓虛明。覲破千萬里。非色亦非聲。

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要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

會。旣得法。後至迦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

淨德。捨次子羅睺羅多。隨師出家。祖曰。昔如

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相遇。

符宿因。卽與剃髮。

手握乾坤劍。胸藏日月旗。機先當展演。佛祖豈能窺。

淨德家有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惟德與弟

二子羅多。得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

自餘親屬。皆不能見。迦那知其宿因。示曰。汝

昔曾供養一比丘。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靈

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

針投鉢。觀月輪。悉木菌因識比丘戒。真刺腦入膠盆。打草便驚蛇者。

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旣不得。云何言。

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旣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旣風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漢文帝與辰歲。身放八光。而歸寂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

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溯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座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嘗寂祖曰若金

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

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婆提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

藉樹頭耳。聞世外調。佛誌不虛。祖燈斯紹。窟金河源。垂千仞鈞。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嘗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

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嘗。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

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尙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攜至本處。受具戒訖。各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

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付法已。卽右手攀樹而化。大衆就樹下起塔。敬疑世榮。宴坐石窟。冤債相尋。磁石引鐵。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

潔。幼好閒靜。語非嘗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開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

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授誠出家。受具
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
不相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卽踊身虛空。現
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收舍利起塔。
諸佛機風鈴旨直饒說得道理分明未免鐵枷安頂上。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
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
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縈疾療。凡所營作。皆不

如意。鄰家久爲旃陀羅。以殺爲業。而身嘗勇
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
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
壽逆吉義凶。便謂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
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
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
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
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

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
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
闇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旣受
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
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旣
無得。何懷決不決。得般若力。當場指出。
摸着鼻孔。虛空逼塞。
二十祖闇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
化道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

惟尙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常一食不
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
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
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
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
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
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嘗坐。
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

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闡已。發
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
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
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
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于衷乎。徧行
曰。我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
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
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

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宿慧頓發。默契厥元。體本無生。法有何說。
○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于聖頂。額頭
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
入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年十五

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之受戒。
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
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
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

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尙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餘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

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逗着知歸

黑玉白鐵。當頭
同說。明月寒玉。

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後。至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

劫中常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旣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是如來藏。世尊昔付大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能傳之不絕。彼鶴之衆。亦資以解脫。汝受吾教。

聽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誕質王宮。

達茲玄奧。應佛懸記。分燈化導。鶴衆解脫。如火就燥。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于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度。有師子者。

歸依焉。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

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付法已，卽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起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塲而建塔。窺債相逢，香結成穗。祖脉潛通，異氣徵應。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

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尊者。以無礙辯折之。令其歸正。旣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觀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

嘗赴西海齋。受覲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

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旣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怯于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嘆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讖。

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道不可求。用卽功。頭落臂斷。

冤債相尋。○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釐。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嘗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旣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後至中印度。國王迎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

王禮重。乃于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旣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無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旣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

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而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次子不如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跡。卽度。

出家侍祖六年。後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常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

神劬本銘。奉沐自瑩。其來。因。肘。後懸印。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姓剎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為。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卽化一大山于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彼。

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禮懺。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曰。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法。且曰。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

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瓔珞童子。巧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卽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卽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于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卻返此

方。卽以昔因。名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因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

外道爲山。自貽伊戚。俾歸真乘。反曲作直。故人忽逢。二五一七。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

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
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
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
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
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以辨於
此。旣辨此已。卽知是珠。然則師有其道。其寶
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
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

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
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
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透明透暗解見
無邊無刹規模

一日王問。諸人盡轉經。師爲甚不轉。尊者曰。
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

是經。百千萬億卷。

多多卷數從何數
不轉之轉若箇知

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
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旣授具。祖

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付法已。卽于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勢至勢至。爲法之寄。轉經不落文字。放光更沒巴鼻。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因改今名。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追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波羅

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而大勝多更分徒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徵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

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是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旣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

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
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
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
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
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于色
中。不失色體。于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
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
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

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
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
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
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
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
相旣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
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
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旣不證。非證。何

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懺悔。祖
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
之言。已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
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
非二。祖曰。旣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
定。處慧非慧。一旣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
不一。當二不二。旣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
兩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

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
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
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
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
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深。
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
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
旣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

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旣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旣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旣不得。得亦非得。旣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各爲得得。祖曰。得旣非得。得得無得。旣無所得。當何得得。寶

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尙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旣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

載度無量衆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於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遂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卽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遙

知衆意。卽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卽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翦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諳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

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

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兄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見現時。當有其

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辯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於九旬時宗勝旣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瑕疵不

能禦難生何如死卽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損身自責何神佑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脩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

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
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
巖上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
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婆羅寺烏沙婆三
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
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
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
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

泣謝於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
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
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
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遣使入山。
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
意。貧道誓處巖泉。且國王賢德如林。達磨是
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
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

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脩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卽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卽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若。祖卽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

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脩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卽還。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卽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泛重溟。凡三周

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
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王禮迎接表。
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十月一日至
金陵。帝問曰。朕卽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
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
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
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
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

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
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
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
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
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嘆
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
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

境遂詣祖。祖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泪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

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面門壁立。示全機。通塞乾坤。若個知。纔被神光展三毛。分明喪卻兩莖眉。覓心不可得。兩眼大豁開。與汝安心竟。清風動地來。

魏孝明帝正光年也

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盡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我髓。

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卻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

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我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鐵枷欲卸。力無從逼。

令兒曹逐款供。拜立謾云。眞得髓。洪波迎處有蟠龍。

言已。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蔥嶺。見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問祖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存一革屨。舉朝爲之驚嘆。奉詔取遺屨于少林寺供養。航海而來。賜翻窠曰。面壁九年。作家根究。六宗坐斷。五甲聲馳。全心揭露。令神光立就。誰云隻履已西歸。熊耳至今白如晝。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
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炤室。母遂懷妊。故生而
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
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徧學
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燕坐。又八
年于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
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
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

嶢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語
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
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逮得法。至北齊
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
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
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任。士曰。
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

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

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令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離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滿身瘋恙。滿身愁。竟罪分明。匡得由。從此通身都改變。正生瘋處。正風流。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輟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

法法只因無答。心心多謂不

真心。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

後至筦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于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典謫于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潞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諡大祖禪師。安心罪畢竟無別旨展轉通相傳無風浪自起

三祖僧璨大士。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

于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于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

花地盡無生。

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畧曰。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懸
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寄跡空山。形單影子。
晚得童子。皮下有血。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
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
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
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

盜圍城。七旬不解。衆甚惶怖。師教令念摩訶
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
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一日往
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嘗童。祖
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嘗姓。祖曰。是
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
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
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

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宿習解脫門。早佩祖師印。皇詔

四徵不出山。寇圍吉水民無災。末後黃梅一枝秀。至今香花市地開。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若再來。吾尚可還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

我卽敢行。女首肯之。卽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于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逐港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異。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于破頭山。

誰是前身

孰後身。分明有口也。難伸。無端累彼周家女。疑殺世間多小人。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
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
盧曰惟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
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
務盧曰弟子自性嘗生智慧不離自性卽是
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者獼獠根性
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
於杵曰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

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
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
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
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
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
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
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盧在碓

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于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房。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

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至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于汝身。不復傳也。

來時有約。生處難稽。黃梅果熟。任風吹。一卷金剛成露布。

來時有約。生處難稽。黃梅果熟。任風吹。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慧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嫠。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

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恒教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畧。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畧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尙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

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叅禮五祖三鼓入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任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天人師佛。遂傳衣法。
五祖送至九江驛邊。令祖上船。祖卽把櫓。五
祖曰。合是吾度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度名雖一。用處不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
只合自性自度。五祖曰。如是如是。佛法繇汝
大行。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偈言無物。卻受他家一鉢孟。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
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祖擲衣鉢于石。曰。

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
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旣爲法來。可屏
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
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
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
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
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日。惠明雖在黃梅。
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後隱于懷集四會之間。混獵人隊中。十有六載。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剝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非是幡兮。非是風。初僧于此作流通。渡河

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

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于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于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中宗元年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未審師說何如。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証。而況坐耶。簡問。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

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炤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問大乘。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我說不生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多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教豁然大悟。

祖至曹溪寶林觀堂宇湫隘。謁里人陳啞仙。曰。老僧欲乞檀那一坐具。地啞仙唯然。祖展坐具。彌布曹溪四境。坐具怎麼寬四境怎麼縮是神通非神通。

祖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若欲成就種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

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敗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各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

神秀禪師。姓李。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師事弘忍。忍謂秀曰。吾度多人矣。至于懸解圓炤。無先汝者。弘忍以咸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于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置度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以下。士庶謁見。望塵拜伏。中宗卽位。尤加敬異。秀與慧能同學。弘忍卒後。能往韶州廣果寺。天下各傳其道。謂神

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

桃花雪白。李花紅。日出西方。夜落東。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躬。

青原行思禪師。叅祖。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

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尙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時得法者三十人。嶽原獨首曹溪。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

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衆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

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
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
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
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
智。此名有智無身。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
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
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

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

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各轉體不轉。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

日和尙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
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
有來必去。理亦當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

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落葉歸根來

時無口

賣柴字不識金剛得透入三更進室舉宗綱心動折卻風鈴議從茲甘露

遍寰中鳥近金山無異色且道來時無口爲門人答活耶說道理耶嘻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

金粟百癡禪師評

黃面瞿曇敗闕不少二三四七很籍轉多居士飭觀者清到底翻成露布可借金粟臂長極短無力與他剗除雖然如是虛空包不盡大地載不起何必于斯來下嘴所謂英靈自有英靈眼得英靈處見英靈



2

八